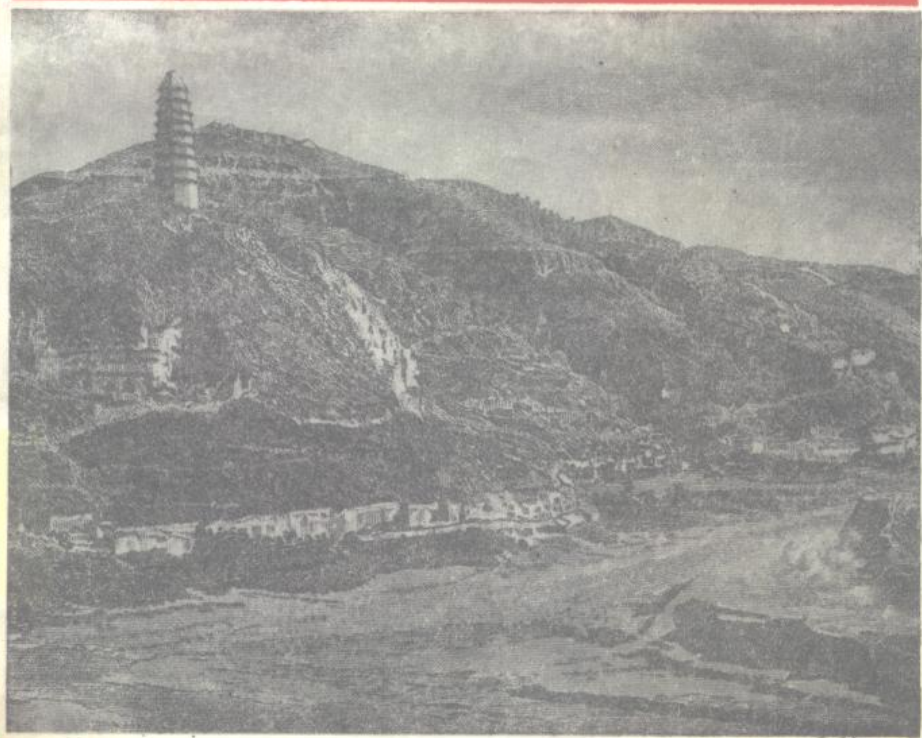


[美] 尼姆·韦尔斯著
马庆军 万高潮译

红色中国内幕

HONGSE ZHONGGUO NEIMU



红色中国内幕

(美) 尼姆·韦尔斯 著
马庆平 万高潮 译

华 文 出 版 社

1991年·北京

责任编辑：刘万朗

封面设计：冯光美 刘 焱

NYM WALES
INSIDE RED CHINA

DOUBLEDAY, DORAN
& COMPANY, INC.

NEWYORK, 1939

根据1939年纽约英文版译出

红色中国内幕

(美) 尼姆·韦尔斯 著

马庆平 万高潮 译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5 字数204千字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100册

ISBN7—5075—0073—X/K·8 定价3.70元

内 容 简 介

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继其丈夫埃德加·斯诺之后,访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本书就是她以尼姆·韦尔斯的笔名在美国出版的关于这次访问的纪实性著作。作者在书中不仅以生动的笔触热情地歌颂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劳动生活、八路军官兵的英勇抗战和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而且真实地记载了她与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彭德怀、聂荣臻、徐向前、罗炳辉、蔡畅、康克清等人的密切交往,使本书不仅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而且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较强的可读性。

谨将本书献给一切具有
自由探索精神的人们，特别
是献给一位与我合作的正直
而独立的探索者。

——尼姆·韦尔斯

中国是什么？是一头躺着昏睡的雄狮。让它醒来吧！一旦醒来，它将震撼世界。

——拿破仑一世

前 言

中国劳动阶级中不存在贵族。他们要求生活之少、给予生活之多，超过了任何民族的人民。他们的大脑和双手是如此的聪明灵巧，他们的忍辱负重与不息斗争精神是如此的难能可贵，他们在任何工作领域中都是那么才干出众，以致于理解他们，便是无条件地赞颂他们，便是希望他们挺身而出，并达到一个能在本质上赋予他们以绝对优势的高度。这个劳动阶级的人们，在中国人口中几乎占了90%。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依然贫困而非强盛呢？历史对这位昏睡之中的巨人的讽刺与嘲笑还将延续多长的时间呢？我想，这时间是不会太长了，因为中国巨人正在剧烈的震动中奋起、觉醒！

他们——无与伦比的中国农民、遐邇尽知的中国苦力、多少世纪以来便以其勤劳智慧使全世界为之惊叹的中国平民——究竟缺乏什么呢？他们缺乏的决不是大脑，也不是强壮的体力与韧劲，更不是潜在的斗争精神与死里求生的愿望。共产党人以其坚强的领导，已经创造出一种崇高而伟大的人类文明。当我本人见识了共产党人——中国群众的领袖之后，我认定，中国只缺乏一样东西，这就是——启蒙！给它以真理，真理将使它自由；给它以斗争意识，它将舍生忘死地进行斗争！赤手空拳而英勇无畏的苏维埃青年，正在中国建设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他们既不能读书，又不会写字，但就是手执钢枪的他们，创立了他们自己的学校。他们以自己在炮火与鲜血中付出的无数牺牲，将革命的口号融化在人民

群众的意识之中。没有人向他们施舍什么，一切创造都出自他们自己的巨大潜力。他们从1927年失败的阴影中站起来，继续战斗，夺取胜利。五年之中，他们创立了拥有九百万人口的苏维埃共和国。虽然后来这个世界得而复失，但他们再一次从惨重的失败中站起来了。越是被击倒在地，这位安泰^①就越能从大地母亲那里汲取力量！

今日世界最有意义的现象之一，就是革命在亿万中国人民之中的兴起。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场难以捉摸的革命成为了一场具有国际性社会意义与政治意义的最伟大的斗争。只要在这一历史性时刻生活在中国，你就能感到，人类的自由正在以最强大的力量不可阻挡地前进着。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前几个星期，我到了中国。这个叛逆的政权一出现，痛苦的内战便正式开始了。直到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爆发才宣告了这场内战的暂停。

在这么多年的战争中，传说着关于中国苏区的种种最离奇的神话。很明显，一个人如果不能正确地评判使人迷惑不解的苏维埃运动的性质，那么他也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国。然而，从来也没有任何一个外部世界的观察家与苏区深入地接触过。直到1936年，我的丈夫埃德加·斯诺，才第一次突破了长达九年的严密封锁。我本人也于1936年9月，冒险作了首次前往新世界的探索。我希望进入苏区，与留在那里的丈夫会合。但是，我这次探险失败了，因为一场对红军的新围剿开始了；进而，西北地区国民党军队的突然叛变使紧张的局势一触即发。在西安事变中，西北被封锁起来了。然而，西安的大门刚一向旅行者打开，我就马上着手我的第二

^①据古希腊神话，巨人安泰的母亲为大地之神。只要躺在大地上，安泰便能从母亲那里汲取无穷的力量，与敌人作战时便能百战百胜。——译者

次冒险。1937年4月21日，我离开了北京。当时，造反的东北军刚刚撤出西安这座被包围的城市。4月30日，避开受命阻止前往苏区探险旅行的西安警察，我到达了彭德怀的红军司令部。我在红色堡垒延安呆了四个月，搜集了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几乎每天都要和这位或那位老资格的共产党领袖谈话。经过热血与战火的磨难之后，我于十月中旬回到了我在北京的家中。也就是说，我的整个探险几乎持续了半年。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大有发现的旅行——发现了新的思想与新的人民，发现他们正以自己的全部身心，在地球上最少变化的文明古国中，创造着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

尼姆·韦尔斯

目 次

前言

第一章 逃往苏区·····	(1)
一 再次“违法”·····	(1)
二 逃往苏区·····	(14)
三 和彭德怀一起在前线·····	(24)
四 不可思议的年轻军队·····	(32)
五 牺牲至上·····	(42)
六 奔向延安·····	(60)
第二章 苏区的夏天·····	(68)
一 在红色堡垒延安·····	(68)
二 我自己的房间·····	(77)
三 青年人的自我服务·····	(91)
四 朱德的生平故事·····	(102)
五 “飞行军”的统帅——罗炳辉·····	(114)
六 黄埔军校的老战士——徐向前·····	(124)
七 中国文字的拉丁化·····	(132)
八 少数民族的觉醒者·····	(139)
第三章 妇女与革命·····	(154)
一 中国革命的半边天·····	(154)
二 三位女领导人·····	(167)
1. 共产主义妇女的导师——蔡畅女士·····	(167)
2. 工人出身的领导人——刘群先女士·····	(170)

3. 勇敢的红色女战士——康克清·····	(171)
三 红色共和国的妇女·····	(176)
第四章 中国苏维埃的民主进程·····	(186)
一 红星的明灭·····	(186)
二 中国革命的分析·····	(199)
1. 毛泽东：中国革命的性质·····	(199)
2. 洛甫：中国革命的历史阶段·····	(207)
3. 总司令朱德：红军的故事·····	(219)
三 未来的展望·····	(236)
第五章 抗日战争·····	(246)
一 征战之中的八路军·····	(246)
二 九月的早晨·····	(252)
三 “一旦醒来，它将震撼世界”·····	(269)
译后记·····	(291)

第一章 逃往苏区

一、再次“违法”

他看上去很疲倦，下眼皮有一圈睡眠不足造成的黑影，但两只眼睛却因为发现了猎获物而闪耀着光芒。他的长着粗硬的小胡须的嘴唇，流露出一种典型中国式的洋洋得意的微笑。

“早安，太太，您又回到西安来了？”他恭敬地鞠了一躬，送给我一张公安局的名片，指挥刀在他身体的一侧不停地摆动着。

“是的，我的确又来了。卫队长，我正等着您呢。”我口气轻松地答道，极力显出一副中国式的淡漠神气。

他四下扫视着我的小房间：我的铺盖、吊床和两只小提箱，情不自禁地露出一丝微笑。

我是先一天上午到达西安^①的，并且顺利地通过了火车站宪兵的盘查，因为我将自己护照所载的各项情况及我将下榻的西安宾馆的地址都告诉了他们。西安宾馆是在西安的外

^① 西安，陕西省首府。1935年，陕西省爆发共产主义“叛乱”，中央政府派东北军指挥官张学良将军率部前来镇压。可报告说，张的军队与叛乱者相“勾结”。于是，蒋介石来张的司令部调查此事。蒋到达西安后几天，张学良将军的部队便于1936年12月12日将其逮捕。

国人唯一可以居住的旅馆。为了先保密几小时，我并没有去宾馆叫房间，而是设法安顿在一个朋友的中国式住宅里。本来我已经计划好在卫队长找到我之前，就于当天清早五点离开西安，但一场四月的倾盆大雨落下来，阻止了载我离去的军用卡车的行动。卫队长前来查问我时，我正眼巴巴地指望着次日早晨五点动身呢。

我知道我到达西安的消息已由宪兵通知了警察当局。但后来我才知道，卫队长、公安局长曾和西安大部分侦探一起，通宵不眠地搜寻了我一夜。他们一丝不苟地挨家挨户搜查了每一个传教士的住宅。还不知有多少与外国教士同样无辜的中国家庭在搜查中被吵醒。与此同时，一切出城的汽车和卡车都被检查，卫兵也接到了搜查我的命令。

“我能看看您的护照吗？”卫队长用流利的英语和气地问我。

“我是办了签证的。”我把护照打开，上面清楚地盖着中央政府外交部驻北平办事处的公章及签字。

他并不满意。“可这是去年办的呀！1937年还没有给外国人办来西安的签证。没有正式的签证，您在西安只能停留二十四小时。”

“但这份签证要到九月才失效。”我指着护照的条款说：“九·一八！护照正是沈阳事变^①那一天签署的！西安并不是一个犯上的城市吧？您的话的意思总不是不承认中央政府的签证吧？”

我抓住了他的弱点，但他仍然以主宰者的神气拿起了我

^①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以东北铁路沈阳路段被人掀翻为由侵入沈阳市，由此拉开了全面侵占东北的序幕。现在，东北被称为满洲国。

的护照。

“万事大吉了吗？”我一边问着，一边不动声色地从他手中把我的宝贵证件拿了回来。

我心神不宁。在内地，警察无限期地将护照带回警察局“检查”，是古老中国一桩司空见惯的事情。检查期间，外国人就不可能跑到城墙之外去了。我知道，不过几天以前，就是这位卫队长试图吊销我一位报界朋友的护照。我的朋友竭力反对，引起了一场不小的纠纷，卫队长才没有得逞。

我是4月23日到达西安的，距叛乱的东北军退出被包围的城区仅仅六个星期。因为他们逮捕了蒋介石，当时任何人要进入西安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新护照一张也没有发。虽然两个德国商人与几个传教士被送回了西安，但是事实上，只有久居西安的外国侨民才可能获准回去经营他们的绝对合法的商业。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从您的特殊情况来看，”卫队长说，“不仅是护照问题。中央政府曾颁发一道特别军事命令，禁止任何新闻记者进入西安周围的军事区。因此，您不许离开这个城市。例如，您不能跑到三原去，因为那里匪情严重。我们曾收到南京发来的一份外国记者的名单，您丈夫^①名列第一。您还是尽快回北京为好。”

“可我的名字并不在此列，不是吗？”我固执地追问。
“所以，您完全用不着盯着我。”

“这个并不重要，您和您丈夫是一回事，您也是搞新闻工作的。”

^① 指中国人民的朋友、《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作者、美国著名作家兼记者埃德加·斯诺。——译者

我真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一局面。他们早已把我当作惹事生非的新闻记者之一而记在自己的本子了，因为去年十月在西安，我报道了我对少帅张学良的访问，从而加快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正在此时，我们听到有人在门口争执。原来，我的中国学生朋友中的一个来看望我，被守候在门口的四个便衣警察抓起来了。我听到，他在紧张之中说出来的是假名字和假地址。为了避免一旦真情被发现就可能遭到的逮捕，他大可不必如此行事。不过在中国，警察通常是非常可怕的。仅仅是为了讯问的方便，人们就常常被投入监狱好几个星期。因此，差不多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下意识地想尽办法摆脱警察张在自己面前的罗网。

卫队长戴上白手套准备离开，他叫来几个便衣侦探，对我说：“您在西安的时候，我派这些卫兵保护您。局势很不安定，外国人在这里不安全。”

“啊！”我扫了四个强健的便衣侦探一眼说：“假如跑到这里来的是一名日本间谍，你们该怎么办哟！”

“日本人到不了西安，”卫队长答道。

于是我的预定计划被打破了。我无可奈何，只得谢过我的女主人，准备搬到官方的外宾旅馆去住，以免再给房东惹麻烦。到了那里，我也许能够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处境。我们这支沉闷的小小的人力车队在雨中前往西安宾馆，我只提着一只手提箱，旁边跟随着卫兵和我的学生朋友。

到宾馆后，那学生就离我而去了，以后在西安我没再见过他。他不敢来看我，因为警察很可能发觉他报的是假名字，已经怀疑他了。大约一天过后，我收到了一张语言简练的明信片：“天仍在下雨。”我后来知道，警察确实察觉了

他的谎言，他为此躲避了一段时间。

他们在宾馆二楼给了我一间有阳台的房间，我所谓的卫兵也都住在二楼，其中一位颇有罗密欧^①风度的竟住在阳台上。现在，他们已经是一支由七个人组成的队伍了。门口两边的长凳上各一个，还有两个是专门在我行动时“保卫”我的流动队员。他们监听我的电话，还盘问所有的来访者。其余几个卫兵则是替补人员。晚上，他们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彻夜不眠。

宾馆的经理周先生，态度热情，是一位和蔼的外国型经理。他是一个不错的基督教徒，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人之一。所有来访问西安的外国人他都非常熟悉。但是很清楚，作为一个恭顺的外国式的基督教徒，我这位主人根本无助于我前往“匪区”。到这里的当天，他就友好地拜访了我，并且和气地宣布：

“如果您还打算去延安，那么您现在最好放弃这个想法回北京去。您是不可能有任何机会的。如果您想逃跑，那么宾馆的每一个人都得受处罚。警察已经警告了我，要我负这个责任。所以说，您完全处在包围之中了。他们甚至下了一道命令给所有的汽车行，叫他们拒绝租车送您去任何地方，您只能坐宾馆的汽车。里夫和凯恩去红区的旅行已经断送了您的机会。我可以告诉您，几天以前，来了一个新警察局长，他不会允许任何人去红区的。”

我否认我想去延安。我不愿将任何供词落在他们的记录中。

① 罗密欧，莎士比亚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英俊的男主角。

“当然，我不能去延安，”我赞同道，“不过，我也许想出去转转，看看昭陵或类似的名胜古迹什么的。”

“得有两个侦探跟着，您才能离开房间，即使您回北京也是如此。”

我知道，我的军用卡车已经在五点钟开往延安去了。太阳在晴朗的天空中显得格外的明亮和美丽，相形之下，我的处境却显得分外阴沉。对我来说，“紫禁城”延安并不比西藏近。我坐了下来，想象着在地平线上消失了的我的“喜马拉雅山”。

很快，我收集了大量的报刊资料来估量我的处境。我的境况正是中国人所说的“特殊情况”。因此，我必须摆脱阻止我旅行的地方当局、法律和警察的联合力量，我必须争取主动。这并不是我的第一次犯禁，斯诺家族的人干这类事情已经是一而再、再而三了。

我之所以成为寻求报复地方当局的不幸的受害者，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首先，斯诺这个名字本身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不祥之兆。“去年斯诺他们去了哪里？”这个问题现在成了西安警察的口头禅。去年六月，我的丈夫埃德加·斯诺曾偷偷从西安溜去苏区，在那里呆了四个月，到十月才回西安。他回来的那天，正好是蒋介石来西安视察军事的日子。当时，我也怀着去中国苏区探险的纯洁的愿望，在红军一位秘密使者的护送下到了西安。可是，我的首次尝试却失败了。那时，红军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刚从南方开来，一场新的剿共战役正在准备；以逮捕蒋介石为高潮的“双十二”政变喜剧，也正在拉开自己的序幕。所以，当时我不得不返回北京，准备过些日子再作尝试。